

深切怀念刘承钊老师

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赵尔宓

今年四月九日，我国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刘承钊教授逝世整整七周年。七年的时间不算短，而刘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刘师严谨的治学作风，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群众和学生平易近人的态度，以及对青年的关怀培育，使我终生难忘！下面仅就我亲身体会，回忆所及，略述一二。

1947年秋，我考入前华西大学生物系，刘承钊教授刚从美国讲学回国，直到1976年他去世时，我跟随他30年之久。刚进学校，就听说有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著名教授即将由美回国，大家都引领企盼着。刘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举止风度，早已给同学们留下良好的印象。聆听他几次报告之后，就更为他学识的渊博精深所折服，崇高的学术地位，归因于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他在签名送给我一册Hyman著比较解剖学时，教我每年读一遍。他说自己每年教一次课，要把教科书从头细读一遍，对内容的领会便深刻一次，所以不能满足于只读一遍。他就是这样精益求精地从书本中汲取营养。此外，他更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凡认识刘师的人都知道他几乎每年都亲到野外采集标本，掌握第一手材料。当他73岁高龄时，还带领田婉淑等同志到野外采集调查。所以，刘师的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他订立的60多个新种，基本上确切可靠，不是象有些人随意所能否定的。他治学的严谨态度还反映在不轻易下结论，不草率写文章。他随时教育我们，必须充分掌握事实依据，才能作结论写文章，这样写出的文章才经得起尔后的检验，否则，迟早将被否定，又有什么价值呢？！刘师一生共发表科学论文60篇，写了《华西两栖类》（英文版）与《中国无尾两栖类》两册专著，都为世界学者所推崇，广为引用。1950年，刘师应燕京大学之聘赴北京，我感于良师之将远去，发起编辑专刊欢送，转瞬之间，收到大批稿件，我与几位同窗夜以继日地抄写，赶刘师离川之前张贴于生物楼外，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响，都为这样的名教授离去而深为惋惜。

刘师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他在东吴、华西、燕京等校任教数十年，桃李遍天下。刘师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要求亦极严格。我曾在阶梯教室听刘师为生物系与医牙预科学生讲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课程。刘师讲课认真负责，总是提前到校做准备，上课钟声未完他已走入教室，随即把教室两侧的门关上，迟到的学生不敢推门进来。同学们既怕他，又敬他，以后再也没有人迟到。刘师讲课条理清楚，启发性强，听后莫不受益匪浅。刘师对本系学生更是倾注全付精力，耐心培养。记得我在一年级时，生物系组织学生作读书报告，我选的题目是“生物的适应”，被安排在一个星

期天讲。我东拼西凑了一大堆材料，讲了三个钟头。刘师自始至终耐心听完，然后帮助我指出优缺点，给我很大鼓舞。1948年春、夏，我随刘师先后去彭县白水河及九峰山两次采集。刘师因感四川昆虫资源丰富，研究的人太少，每次都安排我采昆虫。在野外，我看见大家捉蛙蟾、采蜥蛇，兴趣盎然，又有名师指点，而我一个人尽抓些小虫子，又不认识，便不安心。1956年，大学教师开始搞科研，刘师说我基础较好，要我跟随学识渊博的徐福均教授研究胚胎学，在徐教授指导下工作了3年，得到不少教益。从1962年起我才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刘师对我是有一套培养的计划的，可是最初我不十分理解，没能坚定地按他的要求去做。

解放前，刘师在华大教书，就有进步倾向，他还曾掩护和资助过进步学生。解放后，他更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并以实际行动积极争取入党。刘师除了坚持科学研究，还担负了四川医学院院长、四川省科协主席、中国动物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许多职务，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总是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党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但自己要求进步，并热情关心旁人的进步，也曾多次勉励我要积极争取入党。他把任何人的进步都看作是给党的事业增添力量。他对毛主席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1964年，我发现闪鳞蛇科一个新种，一百多年来，此科仅知单属独种，我认为这一发现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建议用刘师的名义发表，可能影响大些，有利于为国争光。刘师知道后，坚决拒绝这样做，并反复向我讲解，毛主席才算真正的伟大，而 he 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允许我们对他有任 何崇拜。解放后，刘师身任许多重要职务，地位显著变了，但他谦虚朴实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对老朋友照样和蔼可亲，对一般群众和学生依然平易近人。所以，医学院的师生员工都爱护他、敬重他，亲切地称他为“老院长”，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地保护他。

刘师深知我国科学落后，必须有更多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才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本人就曾在旧社会单枪匹马、历尽千辛万苦，才为祖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开创出了一个局面。所以，他对培养后辈不遗余力。他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参加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工作后，刘师把自己的一篇英文旧稿找出来给我，我补充了一些新取得的观察材料，写成“铜楔蜥卵胎生习性的观察”一文，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在1965年的《动物学杂志》上，这是我在本学科中第一篇处女作的由来，实际上凝聚着老师的不少心血。1972年，刘师交给我一个笔记本，叫我把其中关于髭蟾属的材料整理成文。从笔记本上可以看出是刘师抓紧公余空隙断续写下的一些资料与心得，我依据这些素材，拟出一条思路，并补充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写成“髭蟾属和种的初步探讨及其与分类学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文，请刘师审阅后付印，于次年陪同刘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三志”会议，由刘师在会上宣读(刘师去世后，为纪念他老人家，我将此文整理后正式发表)。

刘师对任何学生的每一点成绩，总是报之以由衷的高兴，就好象得到最大的满足似地，而我们作学生的，也总是把老师的满意看作是最高的奖赏，鼓舞自己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上，勇往直前，决不停步！最近，胡耀邦总书记在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指

出：青年同志应该胜过老一辈，老一辈应把青年人超过自己看作是最大的愉快。刘师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的！

就在1973年广州“三志”会议上，我陪同刘师住在东方宾馆一间卧室里。当时，他已73岁，步履略显蹒跚，外出或上街时怕他发生意外，我都搀扶着他。在生活方面，我出自内心对老师的爱戴，尽量照顾他，可是刘师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譬如我常常趁他不在卧室赶快帮他换下的衣服洗干净，但他发现后就批评我。到会的除与他同时代的老一辈科学家外，也有不少他的学生，大家都很敬重他，广东同志还特地采些蛙类标本送他。他精力充沛地和我在晒台上给蛙拍照。我用相机，他摆弄标本。蛙一跳，他就忙着去追，他就像小孩子对待新买的玩具一样，不知疲倦地拨弄好半天。这使我想起他曾经教导我们对待科学要做到“安、专、迷”来。他就是如此着迷于自己的事业，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啊！有一天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下次开会，说不定又有一些人不能参加。看到你们逐渐成长，我就很高兴。我们应该交班了。希望你们尽快地把担子挑起来。这么诚挚亲切的鼓励与鞭策，激励着我决不能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回忆起这十多天与刘师相处的日子，我们师生之间真是亲密无间，自己从中受到不少教益，但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现了！

1976年4月初，我刚从昆明开会回来，就听说刘师因“心肌梗塞”入院抢救中。我曾去医院看过他几次，都因抢救需要，只能在病室门外远远地望着他。我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但噩耗终于来到。因此，在向他遗体告别的时刻，我才得以最后一次端详他慈祥的面容，而此时泪水却偏偏模糊了我的眼睛时！

七年来，我随时在思索：怎样才能无愧于作刘师的学生呢？我想，首先要学习刘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坚定政治立场，要学习他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献身，要学习他谦逊朴实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关心群众，平等待人，要学习他热情关心培养下一代，真正做到把青年人超过自己看作是最大的愉快！

安息吧！敬爱的刘承钊老师。

野 蛞 蝓 的 越 冬 观 察

陈德牛 高家祥

施基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浙江省宁海青珠农场)

野蛞蝓 *Agriolimax agrestis* Linnaeus，俗名鼻涕虫，我国长江流域一带群众称为“赤膊蜒蚰螺”。它是一种世界广分布种类，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它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是农业上的间歇性害虫，其危害情况国外屡见报道。我国有关野蛞蝓危害农作物的